

远方出版社



# 天狼

冯苓植小说精品



冯 苓 植 小 说 精 品

下八篇 荒野小说

# 天 狼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戈 夫

封面设计:徐敬东

冯苓植小说精品

# 天 狼

冯苓植 著

\*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8.5 字数:600千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3次印刷

印数:10001—13000册

ISBN7-80595-320-1/I·135

定价(套):46.80元(册)23.40元



著名作家 冯苓植

## 作者其人

作家冯苓植，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位颇为特殊的作家。不媚上，不媚俗，也不太合群，常自称为“文坛的游牧者”。时而大写京味小说，时而大写荒野小说，又时而大写现代派小说。变化莫测，使人难见其庐山真面目。为人处世似半个白痴，写人写事却世故颇深。故有人称之为奇才，有人称之为怪才，但无论何种写法，竟均有佳作问世。《驼峰上的爱》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虬龙爪》等也曾名噪一时，《狐说》很快便成了畅销小说，作品曾先后被译为英、法、日、乌克兰等多种文字，并获国内外学者诸多好评。中国作协副主席蒋子龙称其“真情才有真文章。”著名评论家林焱从“性善”“性恶”说给予他高度评价。我国文学大师钱谷融老先生也曾著文盛赞他的作品，日本早稻田大学杉本达夫教授也曾著文在国外推介过他的小说。由于作品的影响，其曾被邀请参加内罗毕世界笔会及伦敦世界名人大会，并曾赴日本和巴基斯坦等国访问或讲学。个人条目已被列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作家辞典》，美国国际传记中心《第三世界名人丛书》，以及我国所编《世界名人录》、《当代作家百人传》、《文学家辞典》等多部辞书。现为全国作协委员、内蒙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品味极高而又极其独特的小说。上八篇以京腔、京调、京味儿尽写市井生活。玩鸟的、架鹰的、验尸的、汤褪驴肉的、身怀绝技隐姓埋名的、玩猫玩出来猫腻的……三教九流，无不在七十二行间竟显峥嵘。下八篇以土腔、土调、土味儿尽写蛮荒生活。远来的逃犯、毁桥的女囚、雨中的旷男怨女、山野中的父子乱伦、老古年间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人生百态，无不在荒漠丛莽中毕露锋芒。上下两卷小说，从语言到取材竟如此反差强烈，在小说界里尚属罕见。其间，《虬龙爪》竟被十余家选刊转载，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落草》竟引来了日本《落草》访华恳谈会代表团，并被港台四家影视厂争购拍摄权。由此一斑，可见全貌。京味小说乎？荒野小说乎？愿君先睹为快！

# 目 录

## 下八篇：荒野小说

### ※ 落草

· 1 ·

老年间的故事。茫茫的西口外，弟兄三个三条光棍，但三石麦子却只换回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如何面对三个男人……

### ※ 三界

· 41 ·

是被引诱，还是在觉醒？总之这个山沟深处的女人似觉得一日间经历了人间、地狱、天堂……

### ※ 犬狼

· 78 ·

一个古老的人和狼的故事。恶煞煞的黑丛莽中，人性与兽性的转换，折射着西部地区的拓荒史。

### ※ 绿苇滩

· 139 ·

由于偏僻，竟有了某种畸型的繁荣。桥修通了，她的梦幻也消失了，于是她不自觉地成了毁桥者……

## ※ 白狐峪

· 214 ·

富了该怎么办?绝不能再重复这山野深处的悲剧。他把自己也当成了神,最后竟发展到父子乱伦……

## ※ 黄风荡

· 277 ·

老古年间,一位落魄的书生也走西口来到了这蛮荒之地。人的软弱,竟使他的狗也历经了悲剧的命运。

## ※ 彼岸

· 326 ·

由于不近女色,在荒野中几乎使他露了原形。也是由于女人,竟使他得以叶落归根……

## ※ 雨殇

· 370 ·

一位北京知青,两位纯情少女,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似一场绵绵苦雨。雨中回顾人生,波光水色中更显得扭曲离奇……



# 落 草

按说，喜鹊是老二从老家接回来的……

民国十八年，口里遭了年馑。河曲府谷一带，大闺女小媳妇儿任挑拣，一个大活人也就值斗二八升的。

老大说，趁便宜，该换她几个来。

老二说，对着哩，哥说了算。

老三说，算就算，换就换。

也难怪。是岁，后大套大丰。在这远离尘世的荒蛮之地，陡然间没了往日的狰狞。莽苍苍、恶煞煞的黑丛莽深处，隐忽闪现出一张张昔日逃荒汉汗流污垢的脸。窃窃私语，蠢蠢欲动，都打算杀回老家换回几个婆姨来。

先议条件。

老大说，种地要用短腿牛，娶老婆要娶一篓油。

老二说，对着哩。实受。

老三说，毛花眼，嫩手手，走起来赛似那风摆柳。

老二说，对着哩。耐看。

标准不一，徒生分歧。但当家作主的还是老大，似更觉得换回婆姨迫在眉睫。

长兄如父。

想当初，家乡遭灾，二老饿死。多亏卖了妹子换下三升高粱二斗糠，这才拉把着十五的老二、十一的老三，走西口，出塞外，好不容易逃到这天高皇帝远的蛮荒地界。拜庄头、求掌柜，总算在这恶草丛中熬了过来。

一晃就是十年。

谁料想，虽一个个倒也生得膀大腰圆，但老二却越来越软，老三竟越来越野。软的需要婆姨支腰，野的需要女人上绊。罢！罢！罢！管他娘的个是丑是俊哩，先换回她几个再说。

该谁去？

老大说，老二去。俺还得守这摊摊哩！

老二说，俺嘴笨，还是老三去合适。

老三说，哥是怕俺半道都点了炮。

老大说，你嚼蛆！

老二说，要不还是哥去哇？

老三说，哥还得留下看俺哩！

老二说，这？

老大不吭声，老二就得动身，老三躺在麦垛垛上只顾嘻嘻笑着。

该咋哩？走哇。

赶上一头灰毛驴驴，驮上了三斗半麦子，告别了荒野深处的黑土地，钻进了杂草丛生的荆棘林。兔跑蛇窜，野鸟惊飞。还没走出二里地，就吓得差点退了回来。

但脊梁后有老大威逼的目光。

还有老三窃窃的笑声。

走哇！只得走。

都需要女人……

## 2

两个月后。

灰毛驴驴背上没了三斗半麦子，果然换上了个活生生的女人。但就不该只有一个。低着头儿，垂着辫儿，一颠一晃地被驮进了这茫茫的荒野。

她叫喜鹊。

是差点饿得丢了小命儿。但毕竟才十七八岁。一沾上粮食颗粒，没过几天，浑身上下还是像涂上了一层水色色。

又是几天，眉梢懂得带忧了，嘴角懂得挂愁了，眼里也懂得扑簌簌往下掉泪了。抽开空儿，还懂得偷眼瞅一下走在前面那牵驴的青头愣后生。

这就是老二。

可这青头愣后生却顾不上回头看，只顾想咋个回去交待哩。

一斗粮，眼看着卖给人家的妹子又要卖儿女，总不能筒起袖子不管不顾。一斗粮，全村村人都饿得发疯了，不施舍就要给爹娘来个开坟掘墓。再一斗粮，不敢怠慢，赶紧从饿殍堆里换出了这么个大闺女。

三个对一个，这该咋办哩？

她也知道这点……

活是活了。可一想起总有一天会面对如狼似虎的三兄弟，就由不得眼望着这蛮荒世界浑身直打颤儿。

但既然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也就该能从这三条光棍中想出个主意。

舍了哇！揽住一个，也免得由着弟兄三个翻烙饼。

喜鹊在灰驴背上叫出声了……

她说，俺爹可是个本本份份的庄户人。

他说，越本份越挨饿。

她说，俺也知礼儿。

他说，一样。咱换的是女人。

她说，你们三个？

他说，一个二十八，一个二十五，一个二十一。

她说，拿俺咋办哩？

他说，俺问谁？

她说，这……

又断了话头。眼前还是一片片钻不尽的红柳林，脚下总是一铺铺走不断的茭茭滩。莽莽苍苍，荒无人烟。就连灰毛驴也似耐不得这不声不响，蓦地扯开嗓子就是一声长嚎。只惊得恶草丛中猛然飞起几只怪鸟，扑喇喇地从她头上掠过。

可那牵驴的愣头青还是头也不回，总是给她留着个展悠悠、憨乎乎的背影影。

逼出的。喜鹊又叫了……

她说，你也不回头看看俺？

他说，看甚？以后日子长着哩。

她说，俺爹说，女人只该有一个男人。

他说，你娘才饿死在前头？

她说，你不能再发发善心？

他说，咋发？

她说，看看俺，好好看看俺……

看就看！但老二一回头，却只觉心里更犯愁。既不是老大要  
的“一篓油”，又不是老三要的“风摆柳”。奶头儿直耸耸，腰肢儿  
软悠悠。介乎两者之间，对上对下都难以交待。

她说，可心不？

他说，就怕挨骂哩。

她说，俺不骂……

他说，骂俺的人在前头等着哩。

她说，谁？

他说，老大、老三。

她说，你呀你！

他说，俺是老二。

又断了话头。是夜，老二拴好了灰毛驴，笼起了堆火，就在  
红柳林林里垫了个草窝窝让她歇息。自个儿却一离三丈远，就着  
个沙堆堆斜躺下了。

夜夜如此，从不缩短距离。

可她听说，明天就到那“家”哩！再要挽不住这个后生，可要  
面对着三条饿疯了的愣头青。这种饿，她知道，是一个黄花闺女

难抵难挡的。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只顾害羞日后可咋活人哩？

喜鹊夜飞了……

她说，俺、俺冷哩！

他说，去、去、去！冷靠火堆去。

她说，俺、俺怕哩！

他说，去、去、去！有俺守着你。

她说，哥……

他说，别瞎叫，起火哩。

她说，起火咋？

他说，就怕半道点炮哩。

她说，俺不怕……

他说，俺怕。

她说，哥……

他说，老天爷爷，难熬哩！

她说，哥……

恶煞煞的蛮荒旷野眼看就要隐去了，只留下了两团热气腾腾的肉。

蓦地，就不该灰毛驴驴眼馋地长吁短叹起来，使老二眼前又顿时闪现出老大和老三。

降温了，不动了……

更不该她还是那么热，偏在此时又轻轻叫了一声“哥！”更坏了。老二惶恐地猛提着裤子跳了起来，躲闪不迭地叫道：

轮大排小小，你是俺嫂嫂！

喜鹊悲啼了……

第二天傍晚，她终于听天由命地被驮进了丛莽深处的黑土地。

红柳编的窝棚棚，茅草架的茅庵庵。倒也用泥抹得严严实实，却再难见得内地那田园风光。

她一时间痴了、呆了、傻了……

老二也似乎完全忘记了她，竟顾不上解释三斗麦子为甚只换回一个女人，却一下扑倒在老大脚下哽咽起来。

他说，囡囡的！囡囡的……

## 3

黑丛莽里总算有了第一个女人。

大出喜鹊意外，男人们竟比她想象的规矩多了。不但暂时还未被饿虎扑食，甚至还没见谁来动手动脚。

谢天谢地！莫非都像老二……

其实，谁不饿？谁不馋？还是多亏了老大能压得住阵。

长兄如父，宽宏大量，特赦了老二的窝囊。还说，妹子是该救，乡邻们也该照应，换回一个就一个哇！囡囡的，就更好。

随之，便把两个兄弟都撵出了红柳窝棚，却单把那女人当神神一般供了进去。自己也不例外，和老二老三一起钻进了茅草庵庵。

临到夜里，还特意把两个兄弟叫到麦草垛后，背地里特意立下了家规。

天黑洞洞的……

老大说，咱是本本份份的庄户人，多了个女人，就该多份儿规矩。

老二说，也就是，该着哩。

老三说,那就一人四个月,免伤了弟兄间和气。

老二说,三四一十二,正好是一年。

老大说,又在嚼蛆!三四一十二,这不是出了个毛驴驴人家?

老三说,该咋办?你说哇!

老二说,对对对,听哥的!

老大说,一不许出出进进,二不许动手动脚,三不许贼眉鼠眼,四不许鬼哭狼嚎!

老二无语,老三冷笑。

夜,更深了……

喜鹊孤零零地呆在窝棚里,也觉得老大有点蹊跷。怪不得老二不食人间烟火,有这么个恶煞煞的大哥镇着哩!

果真要:轮大排小小?

蓦地,老大那吓人的模样闪现了。说是二十八九,倒像个四五十岁的半截老汉。豹头环眼,胡子飞乍。光着膀子,虎实地恰似那落草为寇的山大王。

喜鹊再不敢往下想了。天爷爷!自己眼看着又要变成鹰爪爪下的小鸡娃娃。

她恨老二那天生的没出息。

却又只能战战兢兢……

而再战战兢兢的一个女人,也足以使亲生兄弟手足生分。任喜鹊蜷缩在窝棚里再听天由命,外头早已是按住葫芦按不住瓢。

后半夜,趁老大睡得死猪一般,老三便把老二悄悄拉出了茅庵。瞧着红柳窝棚的黑影影,愤愤不平地议论上了。

还是为了那个女人……

他说,老大这立的是甚规矩?一不许!二不许!还有个三不许!四不许!

他说,让咱本份哩!

他说，本份个屁！是想独吞独霸！

他说，该咋哩，是咱哥。

他说，哥又咋？麦子是合着汗水瓣瓣打下的，换回的女人咋能独归他自己！

他说，唉唉！难办哩。

他说，咋难办？一人四个月，谁也不吃亏！

他说，说也是。

他说，别怪俺无情，俺说翻脸就翻脸！

他说，不该哩！好商量，好商量。

他说，咋商量？

他说，他是哥，一年该着六个月。你是弟，一年也该四个月。谁让俺是老二哩，一年两个月就知足了。

他说，便宜了那老狗！

他说，咱哥哩。

他说，屁！

果然如此。第二天一大早，老三竟敢绕着那红柳窝棚抖起了那山曲儿。咋掌咋唱，咋野咋来，最后更干脆探进脑袋大弯大调地吼了起来：

小青马儿咬四条腿，

跟上哥哥俺刮野鬼。

刮野鬼？喜鹊听不明白，吓得只顾往背脊里躲。

可老大却明白是甚意思。就不该放下生茬子不管，偏拣软柿子捏。

倒霉的还是老二……

老大，咋？你也敢挑上老三发疯哩？

老二，没！俺才要了两个月。

老大，两个月？亏你出的好主意！